

切在玻利維亞的日記

〔古巴〕埃內斯托·切·格瓦拉

內部讀物 供批判參考

中共中央聯絡部印

一九七一年六月

必要的序言

把自己每天的观感仔细地记载在个人日记里，这已成了切在游击生活中的习惯。在那崎岖艰难的漫长行军途中，在那潮湿的森林中，每当那些被沉重的行军背包、弹药和武器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战士们停下来休息片刻，或是当队伍经过一天的疲劳之后受命停下来宿营的时候，可以看到切——古巴人一开头就亲切地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掏出一本小小的日记本，用医生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字写他的笔记。

他保存下来的日记曾经帮助了他去编写他那些介绍古巴革命战争的充满革命、教育和人道内容的精采的回忆录。

这一次，由于他这种把每天的主要事件都记载下来的持之以恒的习惯，我们掌握到了详尽的、非常精确的和极为宝贵的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一生的最后若干个英雄的月份是如何在玻利维亚度过的。

这些日记本来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而是作为经常不断地对事件、形势和人作出自己的估价的一个工作手段，同时表现了他深刻地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精神，并且常带有细巧的幽默色彩。这些日记写得简单朴素，从头

至尾贯通一气。

请注意，在游击斗争开创的困难阶段，物质条件艰苦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一个游击队的首脑，工作非常劳累，休息时间极少，他就是利用这一点点空隙，以惊人的非凡精力写出了这些日记，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工作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

这本日记在详细地分析每天的事件时，也指出了革命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缺点、提出的批评和发生的争吵。

在游击队内部，这些批评必然会不断进行，特别是在游击队仅仅由一个小核心组成，要应付极其不利的物质条件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时期，那时任何一点疏忽或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缺点都可能成为致命的东西，首长必须严格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同时必须利用每一桩事或事件——那怕看来是无足轻重的——来教育战士和未来的新游击支队的干部。

游击队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启发每一个人的觉悟和荣誉感的过程。切善于感动革命者的肺腑。当那被切一再规劝过的马科斯被警告说他会不光彩地被开除出游击队时，他回答说：“宁肯被枪毙也不走。”后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他给与信任但又在斗争过程中不得不由这个或那个原因而被警告过的人，他们的表现都与此差不多。这位兄弟般的通情达理的首长

也是严格的，有时很严厉，但他首先是对己严，对自己比对别人更严格。切把纪律建筑在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和自己的模范作用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

日记还多次提到德布雷，表明切对这位革命作家的被捕和入狱是十分关心的，他曾委托德布雷去欧洲完成一项使命，尽管他心眼里希望德布雷留在游击队里。因此，他对德布雷的行为表现出有点不以为然，有时甚至产生一些怀疑。

切没有能够了解到德布雷在镇压机构的魔爪下经历了多么悲壮的历程，他在逮捕与拷打他的人面前又是如何的坚定与勇敢。

然而，他强调了这个案件的巨大政治意义，十月三日，即他牺牲前六天，他在痛苦和紧张的事件当中写道：

“听到了德布雷的一篇谈话记，他面对一个挑衅的学生表现得十分英勇”，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到这位作家。

由于这本日记一再谈到了古巴革命及其同游击运动的关系，某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出版这本日记是一种告密行动，将使革命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拉丁美洲的寡头集团有借口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其封锁、孤立和侵略古巴的计划。

这样看问题的人最好回忆一下，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干坏事，从来就是不缺乏借口的，他要打垮古巴革命的努力，是从我国颁布了第一个革命法律以后

就开始了，原因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这个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派的宪兵，反革命势力的元凶，世界上最反动和最残暴的社会结构的庇护者。

对革命运动的支援，是可以被抓住当作口实的，但决不是美国侵略的原因。如果为了不给人家口实而拒绝支援，那就是可笑的鸵鸟政策，没有一点当代社会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且是在事实上支援了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和奴役世界的政策。

古巴是一个小国，如同所有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一样，经济不发达，古巴离美国海岸仅仅九十海哩，在它的领土上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它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许多障碍。自从革命胜利以来，一些巨大的危险曾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头上，但帝国主义决不能因此而使革命屈服。执行一条一贯坚定的革命路线，可能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对此毫不在乎。

从革命观点来看，只有出版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而别无他途。切的日记落到了巴里恩托斯手里，巴里恩托斯马上把付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接近中央情报局的记者在玻利维亚国内看到了这文件并复制了它的照片，虽然他们保证暂不公布。

巴里恩托斯政府和高级军事将领有足够的理由不公布这本日记，因为从日记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军队太无能

了，在一小批坚定的游击队手里吃了不计其数的败仗，游击队几个星期内就在战斗中缴获了他们约二百件武器。

何况，切又用恰如其分的词句描写了巴里恩托斯及其政府，这种描写在历史上将抹煞不掉的。

另外，帝国主义也有他的理由：切和他的卓越的榜样在世界上愈来愈有力量。他的思想，他的形象和他的名字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同非正义现象作斗争的旗帜。这些，引起了全世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极其强烈的关心。

在美国，黑人运动和愈来愈多的进步学生把切的形象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在争取公民权和反对侵略越南的最富有战斗性的示威游行中，他的肖像被当作斗争的标志。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榜样，这样迅速和以这样巨大的力量传遍世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许是从来未有的。因为切最纯洁、最无私地体现出那种已成为今天的世界的特点、而且越来越成为明天的世界的特点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昨天受殖民强国压迫、今天受美帝国主义剥削，并被美帝国主义保持在落后和最不公正、不发达状态的拉丁美洲，出了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物，使他在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成了革命斗争的鼓舞者。

美帝国主义者害怕这个榜样的力量及可能有助于宣

传这个榜样的一切东西。这本日记的内在的价值在于：它活生生地描绘了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是在每天火热的紧张生活中写成这部游击队的教科书的，它是易燃的火药，确实证明了拉丁美洲人不是没有能力对付人民的奴役者及其雇佣军的，因此他们迄今还不允许公布这本日记。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希望这日记不要公之于众，这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机会主义者和空谈家，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他们毫不踌躇地说切是个迷途者、是冒险家，最温和的说法也说切是理想主义者，他的死是拉丁美洲革命武装斗争临终前的最后一曲。他们大喊大叫说：“既然这种思想的最高代表者、老练的游击队员切死在游击战中，他的运动又没有解放玻利维亚，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大错特错了——！”这些坏蛋们当中，有多少人对切的死感到兴高采烈啊！他们甚至没有羞愧地想一想他们的立场和论据同最反动的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就是这样地为自己辩解，或为一些叛徒领导人辩解，这些领导人在某些时候毫不迟疑地玩弄武装斗争，其真正的目的——据后来可以看出——是破坏游击队，遏制革命行动，并强力推行其可耻而荒唐的政治妥协，因为他们完全无能推行其他任何路线；他们也为这样一些人辩解，这些人现在不愿意、将来也决不会为人

民及其解放而战斗，他们丑化革命思想，把它说成既无内容、对群众又无号召力的教条主义鸦片，把人民的斗争组织变成同国内外剥削者妥协的工具，变成同本洲各国被剥削人民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的政策的维护者。

切把他的死亡看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的和可能的事，特别在最后的一些文件中他强调说，万一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妨碍拉丁美洲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他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呼声，……只要我们的斗争的呼声，被人们听到，另有人伸出手来拿起我们的武器，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碰到我们，我们都欢迎它。”

切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革命的一名战士，而毫不关心自己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把切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的结局看成是他的思想的失败。这种人也可能把所有伟大革命先驱和思想家的思想和斗争的有效性都加以否定了，而连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也未能完成他们的事业，没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崇高的努力的成果。

在古巴，马蒂和马塞奥是阵亡了，而且，在他们死后，当独立战争正在尾声时，美国进行了干涉，使他们的斗争目标在当时来说是流产了；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这样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也被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杀害了。但是，他们的被害，从长远来说，都没

有阻止一百年前开始的这一进程的胜利，任何人都绝对不会怀疑这些有名人物的事业和斗争路线的深刻正确性和他们永远激励着古巴革命者的基本思想的效力。

从切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可能性是多么现实，游击队作为催化剂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在日记中就这样写了。有一次，面对着玻利维亚政权的软弱无力和迅速衰败的明显预兆，他写道：“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没有一百人。”

切从他在古巴的经验中知道我们的小小游击队曾有多少次差点被消灭。当几乎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战争的偶然性和不测风云时，这种事情本是可能发生的，但是，难道这么一来，就有权利认为我们的路线错了并以此为例来给革命泼冷水并向人民灌输无可奈何的思想吗？在历史上，革命过程先遇到挫折是常事！在古巴，在人民武装斗争最后胜利前不到六年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蒙卡达的经验吗？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格拉玛”号登陆这段时期，许多人认为，面对着现代化的武装精良的政府军，古巴革命斗争毫无前途了，一小批战士的活动是“大错特错”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胡闹。没有经验的游击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遭到的毁灭性失败和被完全击散，似乎又完全证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但

是，仅仅二十五个月之后，那支游击队剩下的人就已经发展到有必要的力量和经验来消灭政府军了。

要逃避斗争，在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下，总是会找到足够的借口的，但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永远得不到自由。他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就死了，但他用他的鲜血浇灌了他的理想。完全可以肯定，那些对他妄加批评的政治上胆怯和消极怠工的假革命者，尽管可以苟且偷生，但总有一天，他们的愚蠢必将大白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可以从日记里看到的那样，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典型的革命博物标本之一的马里奥·蒙赫，打着玻利维亚共产党（指玻修——译注）书记的旗号，企图与切争夺运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他说，他打算为此事先辞去党的职务，看来，他认为，既然他曾任党的书记，这一资格就足够使他要求这种特权了。

其实，马利奥·蒙赫没有任何游击战经验，也从未打过仗，而且，另一方面，他尽管自命为共产党人，但这都没有使他抛弃那些为第一次独立而斗争的先辈已经克服了的那种粗野的、俗气的沙文主义。

抱着这种对本洲反帝斗争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这些“共产党领袖”甚至没有超出在征服时期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土著部族的国际主义水平。

玻利维亚这样一个国家（其故都为了纪念最初的解放者——全是委内瑞拉人——而命名为苏克雷），它的

共产党领袖就是这样他事不作，一心无耻地、可笑地和不自量地要求指挥权。为了本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这个国家本来得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伟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天才的合作，而且这位伟人的事业不局限于这个国家的狭小的、人为的、甚至不合理的国境。

玻利维亚由于没有出海口，它为了自身的解放，比任何国家都需要邻国的革命胜利，才能不致遭到残酷的封锁。而切因为有巨大的威望、能力和经验，本来是可以加速这一进程的。

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之前，切就同该党领导人和党员建立了联系，从他们那儿得到对南美洲革命运动的援助。其中一些党员，得到该党的允许，同他一起干各种工作有八年之久。在该党发生分裂之后，因为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参加了不同的派别，所以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切并没有认为玻利维亚的斗争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看作是不要很久就会扩展到南美洲及其他国家去的革命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他本想组织一个没有宗派情绪的运动，以便使所有愿为玻利维亚人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人都参加此运动。但是，在筹建游击基地的初期，基本上依靠一批勇敢而严谨的合作者的援助，这批人在党发生分裂时留在蒙赫的党内。切为了照顾他们，首先邀请蒙赫参观他的营地，尽管事实上他对此人毫无

好感。后来，他邀请了矿工领袖和政治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这个人脱离了那个党，准备另筹建一个组织，后来又由于同另一个蒙赫——奥斯卡·萨莫拉——不和，退出了那个组织。萨莫拉以前曾答应切为组织玻利维亚的游击武装斗争而工作，后来他自食其言，在行动的时刻卑怯地袖手旁观，在切死后，他变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最恶毒地抨击切的人之一。莫伊塞斯·格瓦拉实现了他远在切到玻利维亚之前就向他许下的诺言，毫不动摇地同切团结在一起，支持他，并把自己的生命英勇地献给了革命事业。

当时留在蒙赫的组织里的一批玻利维亚游击队员也是这样作的。他们在因蒂和科科·佩雷多——后来证明他们是勇敢的优秀战士——的领导下离开了蒙赫，并决心支持切。但是对这种结果心怀不满的蒙赫，大力破坏这个运动，把要去参加游击队的一些受过很好训练的共产党员阻留在拉巴斯。这些事情表明，在革命队伍里本已有一批具备了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的人才，但这个斗争的发展却被无能的、夸夸其谈的和玩弄阴谋的领导人罪恶地破坏了。

切个人对职位、指挥权和荣誉从来是不计较的，但他坚信，在革命游击斗争——根据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革命游击斗争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求解放的基本行动方式——中，游击队的军事

和政治指挥必须是统一的，只能在游击队里领导斗争，而不能在舒适的官僚主义的城市办公室里领导斗争。在这方面，他不打算妥协，不打算把准备在今后发展成为南美洲广阔范围的斗争的游击核心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有着狭隘的沙文主义目光、毫无经验、头脑空虚的人。切认为，这种常常对拉丁美洲各国革命者起感染作用的沙文主义，应该作为荒谬无聊的反动思想而加以反对。切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说：“要发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斗争的旗帜就是人类解放的神圣事业，这样，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的军旗下牺牲——只举这些目前发生武装斗争的地方为例——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来说，都是同样光荣的和令人向往的。在非自己出生的国土上洒下的每一滴血，都会由活下来的人从中吸取经验，然后把它用在争取自己故乡解放的斗争中去。每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放，也就是使自己本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打赢一个回合。”

切打算使拉丁美洲各国的战士也都参加到这支游击队里来，使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成为革命者的学校，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为此，他想在自己身边除了有玻利维亚人之外，还有一个老练的游击队员的小核心，这些人几乎全是他在古巴革命斗争中的马埃斯特腊山上的同志，他了解他们的能力、勇敢和牺牲精神。这些人中没

有一个不是坚定地响应他的号召，没有一个抛弃了他，也没有一个投降。

切是以他已经有口皆碑的顽强精神、老练的本领、艰苦坚忍的作风、以身作则的态度来进行他的玻利维亚之役的。可以说，他深知他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的重要性，他每时每刻都抱着无懈可击的负责精神进行活动。每当游击队有某种疏忽时，他都赶忙提出忠告并加以纠正，这些他都写在他的日记里了。

不利因素令人难以置信地凑在一起同他作对。有一部分游击队，其中有一批十分勇敢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病号或者正在痊愈，在一处地形崎岖的地方因双方失去了联系而脱离了大队，这本来应该是短短几天的事，却延长了好几个月，这就占去了切的精力，使他忙于寻找。在这段时期，哮喘病，一种往往吃点简单的药就很容易控制住的疾病，由于缺药，成了他的可怕的敌人，无情地袭击了他，这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预先为游击队储备的药被敌人发现和拿去了。这件事，再加上失去联系的那批游击队在八月底被消灭，成了大大影响事件发展的因素。但是切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身体的不适，一刻也没有放松自己的活动，也从没有泄过气。

他同玻利维亚的农民有过很多接触。这些农民的特点是疑虑重重，小心谨慎，但切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由于以前他就同他们打过交道，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心

理，并且知道，要使他们参加自己的事业，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和耐心的工作。他毫不怀疑，从长远来说，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事件的线索，就可看到，尽管在九月，他牺牲前的几个星期，他拥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游击队仍然保持着发展的能力，有些玻利维亚干部，如因蒂和科科·佩雷多兄弟，已突出表现了将来当领袖的优越条件。当他们向政治比较开展的一个农业地区转移时——这个目的地日记没有记载，是从死里逃生的人那儿得知的——在伊格拉斯遭到了伏击，使他们处于无法克服的困境，这次伏击是政府军同切所指挥的队伍作战唯一胜利的一次，在大白天消灭了他的先头队伍，打伤了其他一些人。这一次白天的行军是沿着他们几天以来一直走的那条路前进的，无法避免同他们第一次路过的那个地区的居住者发生广泛的接触，而且政府军一定会在某处地方截住他们，所以，这次行军无疑是危险的。切完全意识到这种情况，但是为了帮助身体极坏的医生，他决定冒险。

他在遭伏击的前一天写道：“……到达普希奥，但是那里有人前一天在下边见到过我们，也就是说，本巴电台已在注视着我们……”“骑骡子走路变得有危险了，但是我设法使医生尽可能舒服一些，因为他身体十分弱了。”

次日他写道：“十三时，先头队伍出发，打算到达

哈奎，在那里处理骡子和医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寻求解决病号的办法，以便离开那条路并采取必要的戒备措施。但是，就在那天下午，在先头队伍到达哈奎之前，遭到致命的伏击，使队伍处在无法支持的境地。

几天以后，游击队在尤罗山峡被围，打了最后一仗。

这一小批革命者的英勇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开展行动时所处的自然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光是拿他们对这种自然条件进行的斗争来说，就已经是一篇无以复加的英雄史篇。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从事过这么宏伟的任务。他们绝对信赖并相信可以唤起拉丁美洲人民的无限革命力量，他们相信自己并决心为此目标而献身，这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的真正的胆略。

有一天，切对在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说：“这种斗争，使我们有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

同他一起战斗到最后的人，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他们是革命者和合格的人的象征，当代历史赋予他们一个十分艰难困苦的任务：对拉丁美洲进行革命的改造。

第一次争取独立斗争的先辈们所面临的敌人，是衰落的殖民势力。今天的革命者面临的敌人，则是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和工业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最强大堡垒。这

个敌人不单是在玻利维亚（在这里，旧的从事镇压的军事力量曾被人民摧毁）重新组织和装备了一支军队，并立即给予武器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去对付游击队，而且还对本大陆的所有镇压力量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当这些措施还不够时，它就直接出兵干涉，如象出兵干涉多米尼加那样。

为了进行反对这个敌人的斗争，需要切所说的这类革命者和合格的人。如果没有这一类准备干他们所干了的事业的革命者和合格的人，如果没有勇气去克服象他们所遇到的这样巨大的障碍，如果没有他们每时每刻都抱定的必死的决心，如果没有他们所抱定的深深相信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战无不胜的力量的信念，那么，面对着象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遍及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势力，本洲人民是无法取得解放的。

美国人民开始认识到，那个支配着他们国家的庞然大物的政治上层建筑早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创始人约二百年前建立的那个世外桃源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他们日益遭到不合理的、疯狂的、不人道的和野蛮的制度在精神上的摧残，这种制度给美国人民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种种祸害：它带来了侵略战争、政治罪行、种族歧视，它庸俗地把人分为等级，而且正当全世界有四分之三处于不发达与饥饿状态时，它却令人发指地让自己那